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第六十四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六十四冊目錄

戲劇時代 洪深等編輯 重慶：中央青年劇社出版

第四、五期合刊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

第六期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〇九

戲劇特刊 摩登劇社編輯 成都：摩登劇社出版

第一期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一九

戲劇系 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編輯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出版

第一期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九三

第二期 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四一

戲劇新聞 戲劇新聞編輯部編輯 漢口：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出版

第一期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三八三

第二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三九一

第三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三九九

第四期 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四〇七

第五期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	·····	四一五
第六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	·····	四二三
第七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	四三九
第八、九期合刊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	四五五

第一卷

第四・五期（合刊）

武庫時代

文風書局印行

戲園時代

第一卷 第四期

編輯者：

中央青年劇社

戲劇時代月刊

編輯委員會

洪深

吳祖光

馬彥祥

焦菊隱

劉念渠

發行人：

鄒傑夫

印行者：

文風書局

價目：

本期零售每本六十五元

訂定全年三百二十元

全年六百二十元

本報訂閱處

掛號寄遞照章另加

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戲劇時代

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 目錄 五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短

爭取共同的利益

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論

請勿管窺蠡測

業餘的演出

攜起手來，更勇敢地前進！

現代美國劇作家及其作品

導演術講話：宣讀及研討劇本

(Gorcharkov) 袁竹夫譯 62

論演技

劉念渠 72

R·華思 59

全國劇協 57

舞台裝飾・舞台裝置・舞台設計

趙越 85

建築我們的劇場

張駿祥 93

一幅古畫

(獨幕劇)

任鈞 78

少年遊

(三幕劇・全刊)

吳祖光 7

浪淘沙

(自由中國・第一部，六幕歷史劇・連載)

舒湮 118

讀「自由港」

明劬 115

劇壇動態

72

編輯後記

61



爭取共同的利益

結合着古老社會而頑強存在着的現象之一，是貧與病始終伴着文人。戲劇工作者也該屬於文人一類吧，三十年來，獻身於戲劇運動的人，就沒有和貧與病分離過。今天，在我們所呼吸和工作的環境裏，貧與病是糾纏得更緊了。我們必須克服牠！這是當前的任務之一。

大家都窮，這是事實。由於窮，我們就要想法子多一點收入。不是爲了別的，祇是爲了可以安心工作，可以工作得更好些。

怎樣才能改善我們的生活呢？往大處說，也就是從根本上說，這一問題是密切聯繫於國家民族的自由解放的。因此，我們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始終將戲劇運動奉獻給這一事業。這，也正是我們爲什麼反對藝術至上主義，爲什麼反對演劇遊戲

現實，爲什麼反對新鴛鴦蝴蝶的戲劇的理

由。恰恰是因爲我們的工作有着一個偉大的目標，我們要求一種可以比較安心工作和可以工作得更好的環境。這個環境，不是爲了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預備的，而是屬於全體戲劇工作者的。因此，「想法子多一點收入」的打算，必須從全體的利益出發；不是爲了個人，而是爲了大家！

如果過去曾經有過某些自私自利的企圖和行爲，今後不容許再繼續存在了。整個的戲劇運動該有個一定的步驟，這一個或那一個劇團該有個一定的計劃，每一個戲劇工作者該有個一定的打算。舉凡妨礙了共同利益的行動，無論有着什麼樣的理由，都是不可寬恕的罪行。一個人祇圖滿足自己，結果是破壞了全體，擾亂了全部秩序，終於也損害了自己。這是最不智的損人不利己的短視的打算。過去，我們如

在爭不斷的進中淘汰了一切形式的個人主義者，今後還會繼續的淘汰下去。

不要混水摸魚。爭取共同的利益是向貧與病做徹底鬥爭的唯一方法。越是在艱難困苦中，越應該拋棄個人的得失，發揚正義感，對工作，對人事，對同志，對金錢，對一切，有嚴正的批判，有酷烈的愛憎，不要馬虎虎！祇有這樣，才可以打擊運動中的逆流，才可以鞏固自己的陣營，才可以保障事業的展開，才可以獲得共同的利益——改善環境，改善生活。

問題是屬於一般的和全體的，便不該也不會僅僅求得個人的解決，正如全民族在受難中，沒有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可以高踞達行自得其樂一樣。

——金。

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最近，不斷的聽到和看見戲劇工作者病倒了的情形。我們關懷着在病床上呻吟的戰友們；我們應該給他們最大限度的物質援助，希望他們早復健康，繼續的站在工作崗位上來；我們更得從積極方面求得戲劇工作者的生活和健康的保障，因爲還有很遠很遠的道路要走下去，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擔當起來。

是些什麼原因使戲劇工作者一個一個的病倒了呢？不是別的，是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不接近戲劇工作者的門戶無從明白他們一天一天所度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在民國三十三年三月裏，他們的每月收入平均不過兩千元，包飯（請注意一下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的米價吧），洗衣，沐浴，理髮，購買零星的日用品，報紙，雜誌，吃煙，吃茶……一切都靠了這個。每月八百元的包飯，並不能供給足量的營養。住的地方多半是「統制」式的大房間，陰暗，潮濕，沒有足夠的陽光和空氣。除了看看電影（不用買票的），坐坐茶館，逛逛馬路（喧囂而多灰塵的馬路）之外，難得有別的消遣。這，日子久了，便會漸漸的減弱了身體對於疾病的抵抗力，營養不足，貧血，神經衰弱，最後，是肺結核！還有工作給與的担負。特別是在職業劇團必須靠了營業收入來維持全體生活的場合裏，多數的工作者是沒有法子休息的。偏偏這裏工作不等於某些辦公室裏的「公事」或其他靠着手腕言辭做生計，一天十小時到十四小時，經常是緊張的，絞腦汁，耗心血，花氣力，流汗水！已經病了的人不能在醫院裏好好過幾天，還得扶病登台，這對於身體是何等的損害！

戲劇工作者既經選定了這行行業，甘心情願的為牠犧牲（這決不是空口說說的漂亮話），而且正為牠犧牲着，是沒有怨言的，正如一個負傷的士兵不會懊悔殺敵一樣。但是，當戲劇工作者獻身於國家民族，獻身於文化事業，而且，曾經不斷的做出了輝煌的成績，未來的造詣貢獻還不知道將有多麼偉大，就不容許我們忽視當前的問題了。我們還得承認，當前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個戲劇工作者偶然的病倒了，原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一個跟着一個的病倒了，就值得我們注意了；而瞻顧今天的環境，則還有其他的人們病倒了的可能，更需要給以從根本解決了。這，除去希望戲劇工作者自己注意，摒斥種種消耗精力的行為外，如果我們還要戲劇文化，如果我們沒有了封建社會的賤視優伶的觀念，那麼，積極的保障戲劇工作者的生活和健康，乃是當前第一重要的事情。

請勿管窺蠡測

有人在回顧與前瞻新文學中，涉及了話劇。他說得既簡單而又肯定：「和抗戰有關的話劇，最初——也許這兩字用得不對——出現於我們面前的，是『賽金花』。牠不是正面地教訓誰，却是諷刺在『三大原則』談判中的中國外交家。為着要完成這一任務，所以話劇作者把賣肉體兼靈魂的女漢奸賽二爺，寫得超越於李鴻章之上。此後，我們又看見『石達開』。我不大明白，為什麼要用這可悲的史實，來陪襯偉大的戰爭。但我舉這兩種劇本，却有一些意義，牠倆是一脈相承，可看做中國知識份子，還拘泥着過去的成見，只要完成他的主觀的目的，不計在觀眾方面的影響。」

這是不不能使我們心折傾聽的「估評」。這恰恰是「拘泥着過去的成見，只要完成他的主觀的目的，不計在觀眾方面的影響」的說法。

這理，我們不必斤斤於「賽金花」，「石達開」和「屈原」三個劇本的「估評」，也不必詳究「這種話劇之時髦」是否

「因為道具可以不斷使用」；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抗戰以來的話劇在藝術上的成就以及牠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決不像這種管窺蠡測之見所「估計」的。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重慶報紙上刊載的中央宣傳部新聞處發表的「抗戰以來的話劇運動」曾有着很好的敘述。單就劇本創作而言，那文中就寫着：

「……因為話劇一直都是現實主義的藝術，是服務於革命的藝術，所以從「保衛盧溝橋」起，差不多每一個劇本，都是指向着這一目標的。有的正面的反映了英勇的抗戰，如「八百壯士」，「台兒莊」，「張自忠將軍」，「殲滅」等等，有的揭露了敵寇的罪行，如「哈爾濱的暗影」，「皇軍的戰績」等等，有的暴露了漢奸的醜態，如「魔窟」，「國賊汪精衛」等等，有的表現了戰時中國的進步，如「蛻變」等等，有的描寫了後方工業的重建，如「大地回春」等等，有的則盡着加速推毀封建殘餘的作用，如「北京人」，「金玉滿堂」等等，有的以淪陷區人民生活及其堅苦鬥爭為題材的，如「夜上海」，「長夜行」和「杏花·春雨·江南」等等，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以香港為背景的話劇本則有「祖國在呼喚」和「自由港」，

素描了這一過程的發展。」

這是不容許忽視或抹殺的事實，這是七年來真實成就的一部份。當劇作家用他們的心血寫出這些作品的時候，當戲劇工作者用他們的心血演出這些作品的時候，誠如新聞處稿所說，「顯然已有極大的成就和貢獻」。——我們不願自傲，也不願有人忽視或抹殺！

——伊。

業餘的演出

三月裏，我們看到兩次業餘的演出，一是郵工劇團的「窮將就」，一是戲劇工作社的「河山春曉」。雖然後者公開售票，兩者的演員同樣的都是非職業的。

業餘的演出在新演劇史上佔着首要的地位，今天的收穫，正好是得二三十年前業餘的演出所播下的種子。當我們繼續將演劇當做一種運動來努力下去的時候，我們應該重視這種業餘的演出，需要扶持牠，鼓勵牠，發展牠，好讓新演劇更廣泛的傳播牠的影響。

我們必須重視業餘的演出。

就演員論，業餘的和職業的當然不同，前者常常缺乏後者所具有的專門的訓練和豐富的經驗，因此，不免表現出來不足

或過火。他們企圖演得更好一些，却失之於不大清楚怎樣才能夠演得恰到好處，衍成了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象。

這是一般業餘的演出所共有的弱點。另一方面，因為演員們是業餘的，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基於愛好演劇而獻身舞台，所以，在工作中充分表現着他們的熱情與真摯，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自己的職責。

這是一般業餘的演出所共有的優點。目前，如我們所知，正有不少的業餘劇團存在於各個城市或學校裏。牠們包含着幾百幾千業餘的演員和職員。我們希望：他們的活動決不是偶然的，即興的，曇花一現的，而能夠確切的認清這一工作的意義，更理解到這一工作向參與者要求的是什麼，在不斷的實踐中克服自己的弱點並發揚自己的優點，為了獲得更高的成就而付出更大的血汗！

——辛。

更正

本刊第三期「蘇聯的戲劇」一文，中有一劇名：「Wilhelm Tell」，應譯作「威廉·退爾」（德國席勒作），特此更正。

（譯者）

紀念三十三年戲劇節，在重慶，除了當時各日報和雜誌上的紀念文字外，還有一些文獻是值得保留的，如二月十四日晚七時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向全國同志們廣播的講詞，如講演會中的六次講演都是。本刊本期特先刊載了兩篇。

——編者。

攜起手來，更勇敢地前進！

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三十三年戲劇節廣播詞

全國的聽眾，我今天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能夠透過無線電波，向多數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們講話。明天是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戲劇節，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決定明天在陪都舉行一個全戲劇工作者的集會，一方面慶祝這個「我們自己的節日」，他方面也就利用這個機會來檢討一下我們的工作，擴大我們的運動，和希望有更廣大的同胞來支持我們，鞭撻我們，使我們能夠在抗戰文化和社會教育方面，有更進一步的貢獻。

和我們明天在重慶舉行的大會同時，在桂林，在我們中國新戲劇運動的先驅者歐陽予倩、田漢兩位先生主持之下，一個盛大的西南九省戲劇運動展覽大會正在這一天開幕，我們除去請張道藩孟君謀兩位先生代表我們重慶的戲劇工作者在參加之外，謹在這兒向參加西南劇展的全體同志們致敬，預祝這個大會的成功，和表示我們對於幾年以來，在前線在後方，爲了我們的抗敵文化運動而盡瘁了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佩，和兄弟姊妹一般的關注。

和我們明天在重慶舉行的大會同時，在全國各地，在都市，在鄉村，在軍隊裏，在游擊區，在我們志同道合的同志們主持之下，一定也有無數個也許規模並不很大的集會，他們都在這一天追念着我們戲劇運動從開創到今天的艱難，他們在慰籍着傷病的朋友，他們在悼念着在自己的崗位上倒下了的同志。砲火中，在艱苦的這些戰爭的日子裏，我們的同志們有許多犧牲了年青的生命，有許多損壞了他們的健康的，我們謹在這裏代表陪都的戲劇工作者向他們表示無上的感佩和敬意，我們也代表着全國愛好戲劇，支持戲劇運動的觀衆向他們致意，表示我們對他們的關切，也表示我們一定要團結得像一家的兄弟姊妹一樣，來更有效的支持他們，幫助他們！我們向戰爭以來犧牲了的戲劇工作者默哀，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徐州突圍殉難的趙聯同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倒

在舞台上的劉保羅同志，我們也以無限傷痛的心情，哀悼着兩個月前在湖南前線殞身不治而永別了我們的史玲同志！

和我們明天在陪都舉行慶祝同時，在暫時失掉了自由的淪陷區，特別是在上海，我們中國話劇運動發育長成地方，一定也有無數我們的戰友，也許不能有任何可以公開舉行的形式，用更誠度更熱烈的心情在紀念這一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希望你們可以聽到我的聲音，——我們的聲音，朋友們，你們的戰友，柏李同志，黃宗江同志和最近才到了重慶的蔣天流同志，不僅都已經平安地到達陪都，而且已經愉快地踏上了重慶的舞台。他們帶來了關於你們的艱苦奮鬥的消息，他們也帶來了你們忠貞不屈，永遠懷念着祖國的心情！我們在這兒問候你們，祝禱着你們的安全，惦念着你們的生活，同時，更希望着你們能夠設法回到祖國的懷抱，在自由的天地裏呼吸，用你們的全心全力，來強化我們的運動。

中國新戲劇運動已經有了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但是三十年來，我們沒有一天不是走着艱難困苦的道路，為着要求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為着要創造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為着要提高我們全民族的文化水準，我們戲劇工作者三十年如一日，永遠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不避困難，不怕危險地繼續着我們的工作，今天，戲劇已經普遍地被承認為抗戰宣傳的武器，社會教育的橋樑，戲劇工作者也被承認為一個正當而有意義的職業，可是在這以前，我們真不忍想像我們先行者遭受到的是些怎樣的苦難。最近上演中的一個戲劇「戲劇春秋」，就告訴了我們，三十年來我們戲劇運動的一部可泣可歌的歷史，劇中人說，「在觀眾們的掌聲後面，不知隱藏了多少的眼淚」，這正是我們的心聲。可是，全國的同胞，即使在今天，辛酸並沒有嚐完，眼淚並沒有流盡，在前方，我們的同志們在忍受飢寒，忍受精神糧食的缺乏，忍受物質和舞台條件的困難，在後方，我們的條件也並不見得怎樣完善，我們還沒有現代化的舞台，我們還沒有充分可以使我們發揮工作效能的配備，我們在物價波動和無數層捐稅重壓之下，戲劇界全體在正向全國觀眾發出呼喚的聲音。我們希望趁明天這個有意義的日子，代表全戲劇界向賢明的當局和全國觀眾申訴重新估計一下戲劇運動的功能，重新認識一下戲劇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不僅更多的注意我們，而且要更有效，更切實地幫助我們，使我們能夠在準備反攻的今天，和我們武裝同志的力量配合起來，在精神戰線上完成我們的任務。

最近在陪都公映的一部美國電影「勝利之歌」，使我們非常感動，當羅斯福總統召見名作家和名演員喬治·高漢，問他所以能夠成功的原因的時候，高漢回答說：「我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寫人民所能理解，所能歡喜的東西。」這句話對我們給了一個很大的啓示。我們感謝我們話劇運動的先行者也替我們建立了一個同樣地值得驕傲的傳統，我們也將永遠永遠站在中國民族中國人民的立場，為民族自由，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工作，而創造，而奮鬥。

經過了七年的苦戰，經過了說不盡的艱辛，法西斯強盜已經到了覆滅的前夜，我們的勝利的日子已經近了，在我們前面，在我們明天，是一個光芒萬丈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國，朋友們，讓我們在這天歡呼，讓我們在這一天宣誓，攜起手來，更勇敢，更踏實地前進！

現代美國劇作家及其作品

Richard Watts 講
黃谷柳 記

我在這裏所說的並非是最近一年間的美國戲劇界的事情，因為這一年來我是在英國，愛爾蘭這些地方工作。不過，也許會因為我這一年來的離開美國，使得我對於美國劇作家的觀察更能客觀一點。

我看過了美國、英國、愛爾蘭和中國四個國家的戲劇。我覺得愛爾蘭的戲劇距離現實的世界更遠一點，英國的戲劇與現實很密接，戲劇服役了戰爭。美國的和這兩國都不同，她是活動性較大的，像歌舞劇的發展就是一個例子。據我看，中國的戲劇是最嚴肅的戲劇。

我發覺這幾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她們都在靠幾個僅有的或名的作家在那裏努力，而在戲劇創作上和劇場上都在渴待着無數的生力軍。今天即使歐美的戲劇有如何高的成就，但這點使我仍然感覺得遺憾。

我現在報告幾個美國出名的劇作家。

尤金·奧尼爾 (Eugene O'Neill) 他最近在寫一套很長的劇本，共分十二本，以一家美國的家庭為題材，由最早的十八世紀殖民時期的故事寫起。我還沒讀過他的原稿，據會看過的「位朋友梅生君 (George Jean Nathan Mason)」說，他寫得很好。這是一件鉅大的工程，所以作者寫了幾年就不得不休息一下。他的休息方法是開始寫另外的兩個劇本，其中的一個照梅生君說是歐美今天最佳的作品，有一點高爾基的作風，也許是高爾基寫「夜店」時想寫的。奧尼爾的作品很有氣魄，雖然

是有着缺少幽默的遺憾，可是我以為有氣魄的作品，那怕他有着不少缺點，都比不如他的人底成功的作品還好。

我說沒有新人的出現是事實。但近年有兩個一向寫小說的人開始寫了不少劇本。

威廉·薩洛揚 (William Saroyan) 的作品特點是想像力豐富，充滿了幽默感和人類愛，可說是最民主的，具有深厚的對人類同情感的作品。有些批評家說他太傷感，却覺得他很真實。他為作品不很注重形式，而重視情調和人物，有時候他想像太自由了，讓戲情自己逸開了，但這是比較少的。他的缺點在缺少自我批判和檢查自己作品的好或壞這種精神。

另一個是司坦培克 (John Steinbeck)，他到今天祇完成了兩個劇本。一個是「人鼠之間」，另一個是「月亮下落」。我對「月亮下落」不大滿意，它太弱；「人鼠之間」倒是好的作品。他的作品和威廉·薩洛揚一樣，充分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同情感和民主精神。他的另一特點是寫出了的作品使你有種感覺：一個人在衆人之中是孤獨的，但人與人之間又有着深摯的友情，這種鮮明的對照，是非常「戲劇底」的。最近他在意大利前綫當隨軍記者，他的隨軍報告是頂好頂好的報告。他最近回到美國。我希望他能到中國來，大家將來見到一定會歡喜他，因為他是一個待人很和藹很誠摯的人。

還有一個寫小說的恩耐斯·漢明威 Ernest Hemingway 他寫了一個劇本，不很好；但這劇本了不起的一點是最早的以西

西班牙內戰為題材寫的。他曾歷歷述西班牙內戰和今天世界大戰的關連，曾寫出了「第五縱隊」的活動。

在美國比較老，很著名而且非常嚴肅的一位作家羅伯特·

羅伍德 (Robert Emmet Sherwood)，在最近兩年因參戰

未寫。他最成功的劇本是「夜將不存」。這劇本重要在使美國人對戰爭有更正確的理解。故事講歐洲有一對青年夫妻，想離開戰爭的影響去建築自己的小世界，但戰爭的巨爪卻不讓他們逃開。這劇本是教育性最好的作品。他還寫了「林肯總統」，把林肯總統崇高的人格溫和的品性和幽默感都把握得很好。他寫了十五年劇本，一年比一年寫得好。他的作品有深邃的思想，溫暖的情感和流暢的文筆。

有一個有野心的作家麥斯威爾·安德生 (Maxwell Anderson)，他企圖在劇本中，找到詩的節奏，適合於描寫現代美國生活的詩的節奏。最近一般的趨勢，戲劇離開詩劇而走到寫實方面去，但在英國文學當中最有傳統的精神的還是詩劇。安德生是少數人中的一個，是想拉回去用詩表現在戲劇之中。不幸這要詩人有很高的詩才才行，他不是了不得的詩人，所以有時太做作，令人不舒服，有時太沉重而缺少幽默，可是他仍然不失為重要的作家，因為他的主題是很嚴肅的。最近他以菲律賓為背景寫了一劇叫「聖馬可節前夕」，這劇非常簡單樸素，這好處剛剛是他以前的作品所缺乏的。

有一個叫貝爾曼 (S. N. Behrman) 的，他寫的故事情節都很軟弱，很混亂；但他能用一種言語表達得很美麗很幽默，他的每一個戲都表達一種思想，有時他的見解並不好，但戲寫得好，就使人覺得他的思想也好了。他本來華，不幸沒來成，他的最好作品是「從天上掉下的魚」，是當代最好作品中的一個。

在作家當中，最有社會的良心的是愛倫·拉士 (Ellen West)。他的作品常常是向社會不應有的、不良的現象攻擊，從攻擊法西斯到攻擊沒有房子住，對於不平的憤怒，使他的戲很有力。可是他有時選擇的主題太大，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把握的。他在十五年以前寫了一個戲叫「街頭十景」，描寫許多人擠在一起的生活故事，對這種小的主題他把握得很好，所以成功一個很好的戲；直至今今天，他還沒有一個戲超過他十五年前的成就。

美國有三位女作家。一個是麗琳·海爾曼 (Lillian Hellman)，在今天是美國最好的，也是一個最嚴肅的作家。她有三個戲，無論在內容，思想，技巧上都是很進步的作品。最近一個戲叫「守望萊茵河」是反納粹的戲，寫敵人侵略地的地下反納粹工作，是一個很嚴肅很動人的戲，已拍成電影，電影對原作很忠實，飾女主角的一位小姐演得非常好。她寫得很慢，可是每一個戲且很用心的去計劃，而都技術圓熟，所以令人們等候她的戲看。

克拉亞·普絲女士 (Clare Boothe) 曾到過中國，她的作品很輕鬆，很俏皮；就像一個貓在走着一樣，看似很輕鬆，但也很兇，她的作品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女性不大願意恭維。她寫一個戲叫「女人」，裏面寫些非常令人討厭的女人，一聚攏來就講別人的閒話和談論男人，我作為一個男子，對於這點不能不感到滿意，但作為一個劇評家，我認為她寫得不很好。拉吉·克拉絲 (Rachel Crothers) 的作品有點形式化，但演出很動人。她的作品在文藝上的價值不很高。

男作家之中，克拉福特·奧達茨 (Clifford Odets)，是一個嚴肅的，有社會目的的左傾作家。他最早的作品動人而有力